

信访救济手记

最后一种 救济方式
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
最后一条 道德底线

徐观潮 /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信访救济手记

徐观潮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访救济手记 / 徐观潮著. -- 北京 :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02-1001-3

I . ①信… II . ①徐… III . ①信访工作—研究—中国
IV . ① D63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0723 号

中国检察出版社

书 名 信访救济手记
责任编辑 徐珂 王佳语
封面设计 王佳语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11 号 100144
邮 箱 Zgjccbs@gmail.com
联系电话 010-68650018
新浪微博 @ 中国检察出版社
成品尺寸 164mm×228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第一版
印 次 第一次
定 价 29.8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可向本社调换 •

序

贵在说真话

看了徐观潮同志的《信访救济手记》，感慨很多。书中很多处理信访问题的情节描写，仿佛把我带回了曾经的往事、真事、麻烦事、推诿扯皮棘手事的现场。没有这种亲身经历是写不出这本书的！

书中写了很多信访案例和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及观点，包括人物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对话的高调与粗俗等方面的内容，我不一一评说。因为是手记，只能是仁者、智者各抒己见。虽然是手记，但是此书的可贵之处是有说真话的风格。全书的内容连贯起来好像体现了作者真名和笔名的一些含意：徐贵水，徐观潮。

“贵水”。贵在说真话，贵在处理信访难题的水平！书中讲了每个信访问题的成因，真实地揭露了少数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关心群众死活，侵犯群众利益，上访闹事的幕后真相，让许多不从事信访工作的同志增进了对当今许多社会问题的了解。在叙述这些案例的同时，也反映了处理这些问题的难度和需要的真实水平，体现了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解决信访问题不是讲大话、唱高调能处理得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贵水”。贵在讲真话，贵在反映了做群众工作要有高水平、真本事！对缺少基层群众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看看此书，会更有利于提升做基层工作的能力。

“观潮”。信访是反映各类社会问题的“气象站”、“晴雨表”。在信访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各种人物的思想素质和社会思潮。书中反映的信访问题，虽然说是为了有可读性、趣味性而适度虚构和艺术夸张，但这些故事是有原型的。我从事信访工作近三十年，感到此书中讲的一些故事情节，

是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人间万象。特别是书中揭露的官商勾结，大量圈地，破坏乡村生态和古文化，上级领导下来视察走马观花，下级弄虚作假、溜须拍马，人大选举和代表发言搞形式、不能讲真话，等等。这些弊端在官场和社会上已成顽疾，也是导致当今社会特权阶层暴富、贫富悬殊拉大、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

信访是社会矛盾交汇的风口浪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不仅要有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境界和本领，还要有不计名利得失的奉献精神！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了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我们寄希望通过这次教育，使“为民、务实、清廉”的新风吹遍华夏大地，使此书中描述的各类丑恶现象随着中央整顿、清除“四风”的行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我们的观潮同志再观建设美丽中国的大潮！请您和您的笔友们再奋笔疾书，共同讴歌一个崭新的时代，让正能量不断汇聚和迸发出来，形成科学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汹涌澎湃之潮！

张云泉

2013年8月1日

张云泉，曾任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江苏省信访局巡视员。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人大代表；2001年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2005年被作为全国重大典型集中宣传；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目 录

1	楔	破烂女王 / 雪中君子
7	第一章	临危受命 鄱阳湖之北港 / 山雨欲来 / 法不责众 / 锋芒初露 / 走马上任 / 民间信访局长 / 坐听民间疾苦声 / 雪上加霜 / 新官上任三把火 / 领导下访 / 人生就是碰碰胡 / 辉煌一笔
66	第二章	人生无常 初访北京 / 京都论道 / 风生火起 / 权力的愤怒 / 煮熟的鸭子飞了 / 巧借学费 / 摆平就是水平 / 关山重重 / 质询遭夭折 / 父亲之死
123	第三章	天地良心 走进朝阳岛 / 劫富济贫 / 后遗症 / 涅槃 / 软着陆 / 城中村 / 卑微者的卑微 / 墙里开花墙外香 / 神经病风波 / 文化碰撞 / 疑云满腹
179	第四章	斗智斗勇 疯语 / 查无实据 / 滴血的伤口 / 突出重围 /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农药事件 / 帮教中心 / 三姓家奴 / 飞蛾扑火 / 省委调查组 / 浮出水面 / 南柯一梦
246	第五章	心灵探询 余震 / 天大的玩笑 / 孽尘双蝉 / 天下第一的反腐建议 / 蚊子咬了谁赔钱 / 时空隧道走出来的人群
277	第六章	还我本色 一把手 / 权力真空 / 马失前蹄 / 别拿鸡毛当令箭 / 魂断寿宝营 / 愤怒的锄头铁耙 / 引咎辞职
309	后话	

楔

破烂女王

雪花在窗外飘舞。

雪越下越大，转眼地上全白了。

雪是下午开始下的，到了晚上气温低，雪便不会化，明天地上肯定是厚厚的一层。

久居南方，终于能看到厚厚的积雪，我愈加激动。

我匆忙穿上羽绒袄，把头缩进高领内，走进如烟如雾的雪的世界。

白茫茫的世界，暂时淹没了我心里所有的苦难和罪恶。我突然觉得自己纯净高尚起来。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脚踩着雪发出嚓嚓的响声愈来愈清晰，周围愈来愈静，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鄱阳湖边。

眼前是一望无垠的雪的海洋。

鄱阳湖是季节湖，枯水一线，洪水一片。春天绿草如茵，处处张扬着生命的强盛；夏天绿水如绸，处处散发着青春女人的魅力；秋天渔歌如潮，处处升腾着金色韵律；唯有冬天，枯黄的湖滩草洲横卧着岁月的苍凉，一湖的冷冷清清蜷缩在几条弯弯曲曲的老港里，显得是那样的落寞。如今让这场大雪一掩埋，鄱阳湖变得晶莹剔透。

我兴奋地仰卧在雪地里，张开双臂，迎接这久违的雪。

“大哥，有一样东西你一定感兴趣！”一个苍老的声音如雪一样落下来，像是勾魂使者来自地狱的喘息，吓得我灵魂差一点就出窍了。

站着的是一个女人，鲜亮的红棉袄里那张略显枯黄的脸并没有太多皱

信访救济手记

纹，人也没有声音那么苍老。只是棉袄上一团团污渍让人想倒胃口。一双乌黑的手捧着几册腌脏的记事本，微微有些发抖。

“你是人是鬼？”我惊恐的表情招来了她的嗤笑。

“当然是人。你不是做多了亏心事吧？”女人说。

“什么东西？怎么知道我就会感兴趣？”我对女人说的“亏心事”不感兴趣。我的半生经验告诉我，宁愿嘴上抹蜜，不与陌生女人斗嘴，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道理，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你的理不是她的理。但我对她手里的东西还是感兴趣，便懒得问怎么就知道我做了亏心事，而是直接问她手里的东西。

“我会看相。”女人诡谲一笑。

“我是什么相？为什么会对你一堆烂纸感兴趣？”我刚才还想不与陌生女人斗嘴，没有想到还是很快被她绕进去了。

“你前额高，前啄金，脸方口大，口大吃四方，一定是个吃闲饭的人。你嫩皮嫩肉，十指修长，气色不凡，腹有诗书气自华，你定是个舞文弄墨的酸秀才。”女人蹲下来，在我身上指点江山，像老朋友开玩笑，豪无忌惮。

我想过这个女人不简单，没有想过这么不简单。我笑道：“舞文弄墨与你怀里的破笔记本有什么关系？”男人警惕性再高，也不至于拒绝一个女人的热情。这就是男人为什么总是先占便宜后上当的道理。

“岂止有关系！我这宝贝，你们酸秀才可遇不可求。”女人咯咯地笑，笑声像刚下蛋得意走出鸡窝的老母鸡。

我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抢过那脏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扉页，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娟秀的字，主人一定是位漂亮的女性。单位一栏写的是信访局，职务填的是局长，姓名是这里老百姓曾经很熟悉的一个人。

我的感觉告诉我，这是我有过数面之缘的信访局长的手记，记事年限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曾经动过写她的念头，但她总是微笑着缄口不言。想不到在这冰天雪地里，竟然轻易拿到了她的手记，我如获至宝。

我早忘记了手记是脏的，双手抱在怀里，微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像路

边枯草一样蓬乱的女人，想，她是不是看穿了我的心事，正准备敲我一把？我得先下手为强。

“我也为你看看相如何？”

“大哥也会看相？”

“你家财万贯却是个劳碌命。”

“好眼力。”

“你子女成群，却没有一个成器的。”

“大哥神了。”

“你家有高楼，却无处安身。”

“大哥真是个大学问的人。”

“你聪明伶俐，心高气傲，却有一付菩萨心肠，乐善好施。”

“这个也上相？大哥别哄我，鄱阳湖说大不大，猜出我是谁不稀奇。大哥既然是做学问的人，这东西我分文不要。”

这个小人做得不地道，我脸上为此在发烧，我的确猜出了她是谁。她就是鄱阳湖边上有名的破烂女王水瓢。

水瓢捡破烂，一捡竟捡出个破烂女王。家里盖了两栋楼房，穿着和家用都是品牌。

水瓢成了名人，却不跟男人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在老屋里滋滋有味地摆弄她的破烂。水瓢的男人是一个懒得屎从口里出来的人，一到晚上就溜进城里，红灯里进绿灯里出。水瓢的儿女穷时没钱读书，有钱又不愿读书。水瓢的男人和儿女都住进了楼房。

水瓢有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但她依然对破烂如痴如醉，大有破烂之意不在钱，而在破烂。水瓢不到四十就现了老相，声音沙哑苍老，身子干瘪得像掉光叶子的臭椿，源源不断地散发着一股腥臭，男人不再找她，儿女伸手要钱还要用一只手捏着鼻子。

水瓢的钱不轻易出手，但遇到谁家有个难处，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识的，

信访救济手记

她出手很大方。

水瓢乐善好施不足以让水瓢名声大振，水瓢常能在垃圾堆里捡到出人意料的東西，让水瓢声名远播。

“听说你捡过二条烟，烟盒里全是卷成筒的钱？”我的注意力从手记上转到水瓢身上。

“是二条平民香烟。以前的日子苦，心里更苦，不知不觉好上这一口。”水瓢的牙齿熏得很黑，说话时便露出来。

“你就是那时一捡成名？”我嘲弄。

“什么一捡成名，我是天不收、阎王不要的无用之人，图那名声做啥？比不得你们上等公民。”水瓢鄙夷地看着我，让我的高傲一下见底，露出卑微。

“我没有那意思。”我手足无措。与陌生女人尤其是陌生的名女人聊天，我总有接受不完的教训。

“什么这意思那意思！”水瓢咯咯地笑，“你猜有多少？”

“多少？”我应对水瓢的问话开始变得十分小心，生怕又惹出她不痛不痒的讥讽。

“十万块！一开始我真急了，跑遍了整个皇家小区，人见了这烟像见了瘟神，我渐渐有些明白，想想就捐给庙里做了功德。”水瓢全然不像在说钱那么沉甸甸，倒像是捡到了一地鸡毛。这件事曾经是北港的头号新闻。一个老板给半生不熟的领导送钱，怕领导不敢要，便把钱卷成烟送去。领导等老板走后气得拍桌子，我虽然不贪脏，也不是叫花子。领导把烟当垃圾处理了。老板的事没办成就把领导告了。领导进去了，拔起萝卜带起泥。烟里的钱暴光后，“萝卜”没有问题，带起来的“泥”还是把领导给害了。

“不义之财，为什么不自己拿？你那时需要钱。”我说。

“飞来横财你也要？你怎么也会有这样的念头？”水瓢惊讶地看着我，让我慌乱。

“不拿好。我没有这样的念头。”我连忙掩饰内心的丑恶，跟水瓢说话我越来越没有自信。

“没有就好。我以为找错人了。”水瓢如释重负。

“还捡过什么新鲜玩意儿？”我还是忍不住自己的好奇。

“没有没有。刚开始，捡些臭鱼臭肉回家吃。现在家里人都嫌臭，我也就不捡了。”这回轮到水瓢羞愧。

“听说纪委也经常向你了解线索？”我半开玩笑说。

“没有的事。我知道你是谁，以前我卖过你很多丢弃的书稿，现在废书稿越来越少了，大概是用上了电脑。你的文章有一股正气。”水瓢双目低垂说：“不过，也有不少淫词浪句。”

文人的臭毛病都让她看透了，在她面前，我有赤裸裸的感觉。想到自己是赤裸裸的，脸刷地就红了，便无言以对。

“那些本子送你了，多写些我们爱看的東西。”水瓢也许是猜出了我脸红背后的“赤身裸体”，有交浅言深之嫌，便不想再与我纠缠，丢下一句话，向不远的渔村匆匆走去。

我暗自吃惊，城里还有哪件事、哪个人能逃过这破烂女王的眼睛？除了破烂女王的眼睛，背后还有什么眼睛？这样想过之后，就觉得毛骨悚然，人还真不要做亏心事。她哪像只有高小文化，都赶上了研究生。我算明白了，城里那么多捡垃圾的，唯独她称了王，并不是因为她赚了钱，而是因为她从垃圾堆里洞明了世事，出垃圾而不染。

“水瓢，女王，等一等，我们再聊聊。”我突然动了钻进她的内心世界的念头，冲着她背影喊。

“别酸了，不聊，天快黑了。”她仿佛洞穿了我的心事，脚步迈得更急。

“我还来渔村找你。”我不死心。

“别来了，你找不到我。”水瓢渐去渐远，她沙哑的声音踩着雪花飘过来是那样清晰，看不清污渍的红棉袄在雪地里格外鲜艳。

以后我的确找过水瓢多次，但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雪中君子

回到家里，我再也无心观看雪景，连夜浏览这些手记，发现竟能独立成篇。

这位漂亮的女局长不仅字写得秀美，而且身负一个时代的使命，身上的故事也颇为曲折离奇，故事背后还有思想。手记虽然记的都是信访的那些事，却浓缩了一个年代的国运，记录了街头巷尾小老百姓关注的话题。手记中的人物，大到高官，小到平民百姓，都是性格怪异，所思所想非同常人。我开始还怀疑这些人物是局长虚构出来的，但再一想，局长没有虚构的理由呀，再想就恍然大悟，这些人物都在信访大染缸里浸泡过，自然不是常人！

手记毕竟是手记，多少有些零乱，故事与故事之间经常出现断裂，只好用虚构去填充。给我的这位主人公取一个合适的名字让我很是费神。

她是一位有学识的官员，也是一位早年不识韭菜和小麦的城里姑娘，属阳春白雪一类。我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陷入沉思，她是水瓢在雪中送来的，这场雪为我送来了两个让我心动的女人，一个殷殷期盼，一个凌空傲雪。她姓华，就叫华雪君吧，雪中君子。

我不知道捡这个便宜是祸是福。

以上是为楔，以下便是华雪君的手记。

第一章 临危受命

鄱阳湖之北港

2001年1月20日（农历十二月廿六，大寒） 星期六 阴雨

今日大寒。二十四节气歌中有“小寒大寒，一年过完”之说。是该回家过年了，但总有忙不完的事。是夜，翻阅清康熙版的北港县志，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鄱阳湖古称彭蠡。彭者，盛大也，其形如鼓，其声彭彭；湖者，大陂也，凡大泽蓄水，南方名曰湖。鄱阳湖者，如大鼓之湖也，观其貌，烟波浩渺，无边无岸，闻其声，风击浪涌，声震九天。地处长江之南。

北港，鄱阳湖之北，鱼米之乡，人间天堂也。民风，民好讼，官好斗。”

北港县在九十年代末已经改为北港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地级市长江市。

“民好讼，官好斗。”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了北港市的名片。北港有朋自远方来，北港人不经意间就把这张名片递上去，并且还要反复解释，过去是叫“好讼”，现在是叫“喜欢上访”。客人如果表示怀疑，还要列举许多生动的事例来佐证。

我不知道北港人刻意抛出这张名片是为了幽默，为了自嘲，还是为了在第一时间就想给客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的人，介绍自己漂亮，关注度不一定会高，习惯思维都是自吹自擂。说自己丑一定会吸引人的眼球，这是巧妙地运用逆向思维。

信访救济手记

北港的官员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句“民好讼，官好斗”挂在嘴边，向上级汇报，向朋友介绍，无非是想说明，老百姓不行，我能领导不行的老百姓，所以我行！万一老百姓上访去了，出了纰漏，也能起到“不是我不行，是老百姓好这一口”预防针的作用。但是北港人在外面也喜欢抛出这张名片，我不理解，子不嫌母丑，狗还不嫌家贫。你们是很幽默，很自嘲，还是很怨恨？抑或是想说明“官好斗”？

北港有那么多秀美的山水，秀美的乡村，怎么就忘不掉这样一张丑陋的名片？

记录完这段心情，我突然有一个预感，我的天命将会被这张名片缠绕纠结。是名片改变我，还是我改变名片？

名片是天际的一朵乌云，转眼便会带来一场暴风雨？

山雨欲来

2001年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廿九，除夕） 星期二 阴

二十一世纪，注定是历史上又一个不平凡的百年。

北港市委组织部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将我们这批刚过弱冠之年的中层干部列为跨世纪人才培养，以应对新世纪不平凡的到来。世纪已经跨过来了，我们依然躺在档案里找不到一点透进来的光亮，倒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今天是除夕，我却怎么也忙不出门。

土桥镇是临湖的一个乡镇。

十年前，我作为优秀大学生下派到这里。十年后，我熬到了镇党委副书记兼镇纪委书记。这已经算是不慢的进步。我们有时在一起开玩笑，按这样的进度，六十岁就能当上北港市委书记了。

镇办公楼是比我年纪还古老的二层的木板楼，与两排纵向的平房围成

一个小院子，斑驳的青砖墙上依稀还能辨认“农业学大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白底红字。院子里两排麻石凳已经坐得光溜溜的，一棵千年樟树枝繁叶茂，如一把巨大的伞盖，罩住整个院子，冬天挡风雨，夏天遮阳光。春夏之交，满树黄绿色的小花散发着醉人的清香，总让人神清气爽。

这座院子是用当年洗脚上岸的土改干部平民意识盖成的，没有衙门高高的台阶，院子外的农民端着饭碗便能走进院子与干部唠叨家常，吃么？吃了。吃薯么？不吃了。

我住进这个院子时，等级已经很森严了。我开始是住最北边的小平房，随着职务晋升，住进了木板楼的一楼，现在住二楼向南的房间，离楼房的核心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脚步敲打木板楼的响声一直就没有停过。老百姓三三两两来找我这个主管纪检监察、分管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反映移民建镇中存在的问题。书记王启程和镇长余承龙的办公室也挤满了上访的群众，不过他们都让秘书带到了我的办公室。

移民建镇进行到第三个年头，许多问题已经暴露无遗。

三年前，鄱阳湖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震惊了全国。沿湖几十座千亩、万亩圩堤无一遗漏地漫顶或溃决，稻田几乎颗粒无收，房屋受损或倒塌达七成。鄱阳湖用她滚滚波涛又一次浇灭了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狂热。

当鄱阳湖人从噩梦中惊醒而呼天号地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在鄱阳湖地区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治水战略，让鄱阳湖人看到了曙光。

这项战略是通过将鄱阳湖及入湖河道尾间地区碍洪圩堤的平退，扩大江河行洪断面，增加湖区蓄洪容积，提高江河湖行蓄洪能力。为此，必须将堤内以及滨湖地区低洼滩地上村庄内的群众一并搬迁到洪泛区的高地，政府采取移民建镇方式进行安置，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群众受洪灾的困扰。平退湖区内圩堤和田地，需要移民 100 万。

信访救济手记

百万移民大搬迁是何等的气势。数以亿计的资金源源不断涌向鄱阳湖地区，曙光变成了万道耀眼的光芒。这正应了鄱阳湖区那句老话，一季大水吃三年。

我一边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一边安抚他们，叫花子也要过年，你们先回去，年后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坚决纠正克扣挪用移民建镇资金的问题。

我的话并没有多少底气，老百姓也是半信半疑。移民建镇一开始，上上下下都盯着移民资金这块大蛋糕，都想如何才能合理合法从这块蛋糕上切下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有些切蛋糕的规则我参与过研究。

张换生开着新版红旗牌轿车接我回家过年，车停在院子里已经等了二天。

张换生吹自己是北港市买私家车的第一人。五年前，市委书记才坐这种车。我骂他：“你千万不要把看守所的围墙撞塌了，我可没脸去送牢饭。才当了二天包工头，就牛气冲天。”

换生是个难缠的男人。从南江建筑学校毕业，分配到北港建筑公司，正赶上公司要死不活。要死不活也是北港国营建筑的老大，围在身边转的都是酒肉朋友，日子长了，耳濡目染，练就了胆大脸皮厚。

我下派到土桥镇的第三天，张换生就敲开了我的房门，说我是北港第一美人，毛遂自荐做我的男朋友。我那时长发飘逸，星眸如月，眉秀如黛，一颦一笑都能让男人抓耳挠腮。但是，同事也送了我一个雅号：大地红。大地红是北港市鞭炮行业中的品牌，炮筒子殷红如血，炸开后，大地一片鲜红。我爱穿红妆，身材修长如大地红，点着我的“引线”，炸开了会伤人。同事说我伤人也是美丽的。我认定张换生是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想吃我豆腐。我把长发一摔，来到院子里，对镇里几个小伙子耳语了几句，小伙子像领到了圣旨，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扭送到土桥镇派出所，留置了二十四小时。

张换生追女人一点也不比他后来追名逐利逊色。他用两瓶南江产的四特酒搬动了镇里退下来的老书记王国强。王国强登门说：“换生

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别理他，他欺负你，我扒他皮。不过这小子聪明，脑子活，不是久居人下的人，你接触接触不是坏事。”

这个半斤八两的老酒鬼，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接触就接触，接触一万年，你又矮又黑的张换生也不可能进入我的视野。

那时乡下的日子孤独寂寞。男人是树，女人是藤，再瘦的树还是树，再粗的藤也是藤。女人天生就想依附，当那棵树一直在藤身边，藤就会自然地缠绕上去。接触时间长了，我心里那根嫩藤已悄悄地往他那树上伸长。只是我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们的感情发生质变是在沿湖村的一次清收事件中。那年鄱阳湖的秋水退得很迟，十月了，仍是满港满湖。那天王副书记带我们到一个年轻的寡妇家收提留。低矮的茅屋里，婴儿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女人眼里闪烁着恐惧和绝望，但没有人去理会。没钱，猪栏里有猪，仓里有谷。八十斤重的猪套出来了，再去开谷仓时，女人死死地扒在仓门上。王副书记用严厉而又冷漠的目光瞪我，我是这支清收队伍里唯一的女性，我别无选择。那时我脑子里的是非标准就只有一个：服从领导。我拦腰抱住那女人，用尽平生的力气和那女人一起滚倒在地上。仓门开了，女人跳进了湖里。要出人命，我发热的脑子清醒了，也绝望了。一条人命不仅仅是愧疚，而且是断送我前程泥潭。是像幽魂一样的换生跳进湖里救了那女人，也救了我的前程。当我扶着瑟缩不停的换生回到我还有几分温馨的陋室，换生发起了高烧，迷糊间还不忘抱着我亲吻，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没有拒绝他。一个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只有最爱最亲的人才会为你挺身而出。在我心里涌动的这句话像一把利刃把我与换生之间的遮羞布划得粉碎。用一句雷人的话说，男人要不让女人流点血，女人就不会服服贴贴。这是九十年代的观念。现在的女孩是说，女人出了点血就服服贴贴，凭什么呀！张换生把我追到手后，硬说我是他用二瓶酒换来的。这个没良心的家伙。

下午，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张换生在车内播放着欢快轻松的民乐《喜洋洋》。换生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一丝安慰。换生自从攻占了我这块后方阵地之后，毅